

未名·科幻之路

坎夫之半 半鱼之神



Kehuan
Zhi Lu

从威尔斯到海因莱恩



[美] 詹姆斯·冈恩 郭建中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未名·科幻之路

半人半鱼之神

从威尔斯到海因莱恩

[美]詹姆斯·冈恩 郭建中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半人半鱼之神:从威尔斯到海因莱恩/(美)詹姆斯·冈恩,郭建中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0

(未名·科幻之路)

ISBN 978 - 7 - 301 - 14247 - 9

I. 半… II. ①冈… ②郭…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 作品集 - 世界 ②科学幻想小说 - 文学评论 - 世界 IV. I14 I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2331 号

书 名: 半人半鱼之神:从威尔斯到海因莱恩

著作责任者: [美]詹姆斯·冈恩 郭建中 主编

责任编辑: 魏冬峰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14247 - 9/I · 206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weidf02@sina.com

印刷者: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24.25 印张 545 千字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 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编辑说明

詹姆斯·冈恩先生、郭建中先生主编的《科幻之路》(六卷)中文版曾于1997—1999年由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初版本,应广大读者和编者的要求,此次我社重新推出这套经典图书。

在重新联系中文版权的过程中,虽经多方奔走,仍有少量作品因联系不到作者等原因未获得中文版授权书。此事虽令人倍感遗憾,但为了遵守著作权法,在重新编辑这套书时,我们也只能忍痛割爱删去这些篇目及其导读,这部分篇目包括:

原书第三卷:[美]小库尔特·冯内古特:《哈里森·伯杰隆》

原书第四卷:[阿根廷]乔治·路易斯·博尔赫斯:《巴别图书馆》

原书第五卷:约翰·温得姆:《广漠的太空》

戴维·J·马森:《地狱之门》

原书第六卷:[波兰]斯坦尼斯拉夫·莱姆:《月球追杀》

[意大利]迪诺·布扎蒂:《时间机器》

[意大利]托马索兰多尔菲:《“坎塞女王”号》

[意大利]依泰洛·卡尔维诺:《螺旋》

[阿根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巴比伦彩票》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兜售神药的好人布莱克曼》

[墨西哥]卡洛斯·富恩特斯:《查克·穆尔》

[日本]安部公房:《曲线之外》

2 半人半鱼之神:从威尔斯到海因莱恩

此外,在重新编辑的过程中,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心理等原因,我们对原《科幻之路》的书名作了局部的改动,具体改动如下:

原《科幻之路(第一卷) 从吉尔伽美什到威尔斯》现更名为《钻石透镜:从吉尔伽美什到威尔斯》;

原《科幻之路(第二卷) 从威尔斯到海因莱恩》现更名为《半人半鱼之神:从威尔斯到海因莱恩》;

原《科幻之路(第三卷) 从海因莱恩到七十年代》现更名为《太阳舞:从海因莱恩到七十年代》;

原《科幻之路(第四卷) 从现在到永远》现更名为《灰烬之塔:从现在到永远》;

原《科幻之路(第五卷) 地狱之门》现更名为《过眼烟云:英国科幻小说》;

原《科幻之路(第六卷) 时光永驻》现更名为《时光永驻:非英语国家科幻小说》。

尽管在书名上作了更改,但为了尊重编者十几年前的辛勤劳动,每本书的“前言”、“序言”及每部作品的导读中所提及的各卷书名依然维持原貌,特此说明,希望不会给读者朋友们带来太大的不便。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9月

中文版前言

[美]詹姆斯·冈恩

科幻小说也许是美国特有的一种文学,但它也大量地被介绍到其他国家。科幻小说并不起源于美国——这一殊荣为英国和法国所分享。英国的玛丽·雪莱在1818年出版了《弗兰肯斯坦》,该书被誉为第一部科幻小说;法国的儒勒·凡尔纳从1863年起,创作了《奇异的旅行》和《气球上的五星期》,并在1864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科幻小说《地心游记》。我听说,在中国被介绍的第一位西方科幻小说家,就是儒勒·凡尔纳。

在玛丽·雪莱和儒勒·凡尔纳之间,出现了一些美国作家,如埃德加·艾伦·坡和纳撒尼尔·霍桑;这两位作家在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之间,写了一些类似科幻小说的作品,尽管坡对凡尔纳产生过影响,但不论是坡,还是霍桑,还不能算是美国科幻小说的奠基人。事实是,一位名叫雨果·根斯巴克的来自卢森堡的移民,于1926年创办了第一本科幻杂志《惊异故事》。该杂志为科幻爱好者提供了一个论坛;在这家杂志上,他们对变革和未来进行辩论,对科幻小说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进行讨论。

随《惊异故事》之后,1929年出版了《科学奇异故事》(后不久就改名为《奇异故事》)。1930年又出版了《超级科学惊奇故事》。在《惊异故事》中,雨果·根斯巴克首先把科幻小说定名为“SCIENTIFICTION”,即“SCIENTIFIC FICTION”两个英文词的合成,可直译为“科学的小说”或“关于科学的小说”。后来,他又在《科学奇异故事》中改名为“SCIENCE FICTION”,

直译应为“科学小说”^①。1937年,小约翰·坎贝尔受命任《惊奇故事》主编,这为科幻小说的美国化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约翰·坎贝尔先把《惊奇故事》改名为《惊奇科学小说》,后又改名为《类似》。他是美国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带头人。

以上提到的有关科幻小说发展的史实,在《科幻之路》中都谈到了,我就不再在这儿赘述了。但正是美国的科幻杂志确立了科幻小说的标准。而且,美国确立的这一科幻小说的标准被认为是正宗的,也获得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认可;其原因是,有关科幻小说的一些概念,正是在科幻杂志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看法。在其他国家,科幻作家之间很少有联系,他们的创作只是作家个人的行为。个别的短篇小说或长篇小说也许闪烁着智慧的灵光或深邃的见识,但这些小说怎么也不能与美国的科幻小说相比。只有美国的科幻小说在发展过程中逐渐确立了标准科幻小说的地位。

科幻小说的美国化,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科幻小说是西方文明对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产生的变革力量所作出的反应。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首先发生在西方;在美国,殖民开拓的事业永远给开拓者带来新的希望,使美国人对变革总是抱着一种乐观和欢迎的态度,因而这种反应就特别强烈。历史悠久、传统古老的国家,也曾把一些变革的思想表现在小说中,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因而,这些国家的小说总带有一点悲观主义的色彩。而美国,却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家。

每一个经历工业化强大冲击力的国家,都像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那样,整个社会奋发向上,激励进取。人们不是把科学技术的变革看做是对他们固有的生活方式的威胁,而是看做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机会。民族性不一样,反应可能也不一样。因为,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工业化的到来迅猛无比,且方式也与以往不同。但基本情况没有改变,即科学技术是变革的工具,科幻小说是变革的文学;科幻小说唤起了人们关注变革所产生的影响和人类对变革所作出的反应,并预见未来发展的方向。

《科幻之路》前四卷主要追溯了这一特殊的文学样式发展的轨迹,从其最早的原型直至当代一些代表作。前三卷是以历史年代安排的,回顾了科幻小说发展的道路,从最早的旅行故事,包括月球旅行记,经历了H.G.威尔斯的科幻小说、罗伯特·海因莱恩发展的科幻小说的新方法、新市场,直至乔·霍尔德曼的硬科幻小说。第四卷突出了科幻小说是一种文学艺术的手段,从1950年开始,经历了埃德·布赖恩特“作为科幻小说的文学”的时期和格雷戈里·本福德“作为文学的科幻小说”时期。

《科幻之路》第五卷,是英国科幻小说。从这一卷开始,追溯了科幻小说在其他国家发展的道路,第五卷描述了英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史。像追溯美国的科幻之路一样,也从其最早的代表作开始。英国的科幻小说是在英国的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表现了英国人对科幻小说的看法,因而有其英国特色。第六卷是世界各国的科幻小说。在我写这篇前言时,这一卷尚在编辑中。此卷主要考察了非英语国家的科幻小说及其各自的民族特征,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的科幻小说。

^① 鲁迅先生就是采用“科学小说”的译名的。

《科幻之路》在中国的出版,是一件令人高兴的大事。科幻小说是一种变革的文学。我意识到,我自己也为科幻小说所改变。我认识的科幻小说界的朋友,也都为科幻小说所改变。我认为,对想从阅读科幻小说中获取知识的读者来说,了解科幻小说的发展史是十分重要的。其实,要想从阅读任何一种文学作品中获取知识,都应了解其起源和发展。当然,最好的办法是阅读作品,越多越好。今天,《科幻之路》能放到中国读者的手中,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种令人激动的经历,因为中华民族人口众多,具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而且,目前正经历着最巨大的改革,以迎接21世纪的挑战。

用中文方块字出版科幻小说,对我来说与科幻小说本身一样充满了惊异之情。但我完全相信,科幻小说的力量完全能跨越语言的障碍和民族的隔阂,使全人类成为一个民族。我也知道,《科幻之路》的翻译工作,由我的好朋友和同事郭建中教授主持。他在1983年夏应我之邀,特地来堪萨斯大学出席了我举办的科幻小说讲习会。讲习会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研讨《科幻之路》前四卷中的作品(当时第五、第六两卷尚未着手编辑)。故郭教授深知这套书之精髓。他又是翻译科幻小说的好手。由于他在传播科幻小说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世界科幻小说协会于1991年授予他世界科幻小说恰佩克翻译奖,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人,也是至今唯一的一位中国人。因此,我对《科幻之路》中文版的出版感到特别高兴。

欢迎阅读《科幻之路》! 通过阅读,你们可以到宇宙中任何想去的地方!

写于美国堪萨斯州劳伦斯市

1995年12月15日

(郭建中 译)

关于詹姆斯·冈恩和他的《科幻之路》

郭建中

詹姆斯·冈恩,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编辑和评论家,堪萨斯大学英语教授,该大学科幻小说研究中心主任。他1923年诞生于堪萨斯市,二次大战中曾在美国海军服役。战后就读于堪萨斯大学,并于1947年和1951年先后在该校获新闻学学士学位和英语硕士学位。毕业后曾在堪萨斯大学和西北大学搞过戏剧工作。此后在母校担任编辑工作和公关工作,并获得这两方面的国家奖。他因文学上的成就获得拜伦·考德威尔·史密斯奖;因教学上的成就获得埃德华·格里尔奖。

冈恩教授从1948年开始写科幻小说,他的硕士论文就是论述科幻小说的。因此,他一直是一位学者型的科幻作家。他曾任美国科幻作家协会主席(1971—1972)和美国科幻小说研究会主席(1980—1982)。他经常应邀在美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科幻小说年会上发表演说。他也应美国新闻署的邀请,赴世界各国和各地区演讲,足迹遍及丹麦、冰岛、日本、波兰、罗马尼亚、瑞典、新加坡、南斯拉夫、苏联和中国台湾地区。

作为科幻小说评论家,他获得了几乎所有有关科幻小说的各种奖励。1976年,他荣获美国科幻小说研究会颁发的“朝圣奖”;同年,世界科幻小说年会授予他的《另一个世界:插图世界科幻小说史》以“特奖”。他的专著《艾萨克·阿西莫夫:科幻小说的基地》获1983年世

界科幻小说年会“科幻小说成就奖”(即“雨果奖”)。1992年,他又荣获“伊顿终身成就奖”。1978年至1980年之间以及1985年以来,他一直担任“约翰·坎贝尔奖”评奖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每年评选出当年最佳科幻长篇小说,授予作者“约翰·坎贝尔奖”。

作为科幻小说家和编辑,他至今写了80余篇/部科幻小说,共19本书,包括短篇、中篇和长篇。他陆续编辑了7本科幻小说集。1988年,他主编出版了《科幻小说新百科全书》。他创作的4部小说被改编成广播剧,由NBC电台播出。1959年,他的《黑夜的洞穴》被改编成电视剧。1969年,他的长篇小说《长生不老》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成为ABC电视网“一周电影”的节目。次年又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每集播出时间长达一小时。他著名的小说除《长生不老》外,还有《倾听者》、《校园》、《快乐制造者》和近著《危机!》等。

他所编辑出版的科幻小说集,最著名和最有影响的当推四卷集的《科幻之路》了。这四卷分别出版于1977年(第一卷)、1979年(第二卷和第三卷)和1982年(第四卷)。集子一出版,立即成为美国大学中开设科幻课程的标准教科书,并不断再版。最近,他又续编第五和第六两卷。一卷是英国科幻小说,回顾了英国科幻小说发展的历程;另一卷是世界其他各国的科幻小说,从中可以窥见科幻小说在非英语民族国家中发展的概况。

与其他科幻小说集相比,这套集子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所选作品均为已有定评的各时期科幻名家的代表作,并且按历史发展的轨迹编排,使读者通过阅读这些作品,对科幻小说的发展历史有一个感性的认识;二是每卷都有编者詹姆斯·冈恩教授撰写的长篇前言。这些前言合在一起,就是一部简要而完整的世界科幻小说史,使读者对科幻小说发展的历史有一个理性的认识;三是在每篇作品的前面,都有编者撰写的简介,对作品的时代背景、作者、作品在科幻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以及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特色均有言简意赅的说明,帮助读者阅读和理解所选作品。这对中国读者理解这些科幻经典之作帮助尤大。读者读完整套《科幻之路》,将对科幻小说发展的来龙去脉有较全面、较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詹姆斯·冈恩教授在专为中文版《科幻之路》撰写的前言中指出:“对想从阅读科幻小说中获取知识的读者来说,了解科幻小说的发展史是十分重要的。其实,要想从阅读任何一种文学作品中获取知识,都应了解其起源和发展。”因此,阅读这套科幻小说选,读者不仅能获得欣赏科幻经典名作的享受,而且能获得有关科幻小说的丰富的知识。

在阅读这套《科幻之路》之前,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也许有必要了解下述一些事实。

一、如前所述,所选作品都是已有定评的科幻经典之作。这些作品之所以被奉为经典,有的固然以其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取胜,可读性较强,但更多的是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独特的艺术技巧见长。在科幻创作史上,这些作品在上述两方面或其中的一个方面,有一定的创新和突破,如汤姆·戈德温的小说《冷酷的方程式》(第三卷)就是一例。这篇科幻短篇,故事的线索较为简单,应该说没有什么曲折离奇的情节。除了对偷乘飞船的姑娘的命运有一定的悬念外,谈不上有多少吸引人的地方。整个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在飞船上,主要情节是姑娘与宇航员的对话以及对他们两人的心理描写。但,正如詹姆斯·冈恩教授在其简介中所说的,这篇小说最能体现科幻小说典型的模式,因为小说涉及的主要是人性以及人与环境之

间的关系问题。

二、《科幻之路》第一卷的副标题是《从吉尔伽美什到威尔斯》，所选的是19世纪以前的作品。一般来说，科幻小说是工业革命的产物。詹姆斯·冈恩教授之所以编这一卷，就是为了追溯科幻小说的源头。尽管严格地说，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只可能在工业革命之后才能产生，但就这种文学样式而言，绝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些作品，尤其是较古的作品，与我们现在的欣赏观有所不同，加之古代的叙事文学还处于萌芽阶段，因此，不论是就这些作品的内容而言，还是就这些作品的艺术性而言，今天读起来可能显得平淡无奇。但阅读这些作品可以使我们了解到，正是在这些作品中孕育着现代科幻小说的因素，使我们认识科幻小说发展的轨迹。

三、《科幻之路》的第四卷，选的是“作为科幻小说的文学”和“作为文学的科幻小说”的作品。也就是说，是一些艺术性较强的科幻小说。这类科幻小说，尤其是现当代的作品，深受现代主义各种思潮和写作手法的影响。我们一般读者阅读和欣赏这类作品可能有一定的困难。好在编者给每篇小说都作了简介，多少能为我们提供一些阅读理解方面的帮助。第五卷中一些现当代的英国作品也有这种情况。

四、编者选编作品的标准，与我们对科幻小说的看法可能不完全一致，因而与我们的欣赏标准可能也有一定的距离。然而，一般读者至少可以了解到什么是西方人眼中的所谓的“正宗”的科幻小说；另一方面，我国的科幻作家和有志于从事科幻小说创作的青年，则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创作出具有我们自己民族特色的科幻小说。

今天，我们能将六卷《科幻之路》翻译出版，首先要感谢詹姆斯·冈恩教授的支持和帮助。我和冈恩先生已有十多年的交往。1982年和1983年他两次发函邀请我赴堪萨斯大学出席他举办的科幻小说讲习会。从此，他一直把我视为他的同事和好朋友。他对中国科幻事业的发展也一直非常关心和支持。因此，我在翻译科幻小说方面向他求助的话，不论是解答问题，还是解决版权问题，他总是有求必应。1994年至1995年我在美国搞研究与讲学期间，受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陈效东先生之托，与他联系翻译出版《科幻之路》的有关事宜。他不仅爽快地答应了，还提供了刚编好的第五、第六卷的手稿。在我组织翻译和编辑过程中，他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不仅特地为中文版写了序言，还把最新的修改稿陆续寄给我，其中补充了直至当前的许多最新资料，也增加了几篇新选的小说，使这套选集在原来80年代初的基础上，一下子向前推进了整整十年！在我编译过程中，遇到不少语言、背景等各方面的难题，时时通过电子邮件向他请教，他均一一详细作答，帮助解决了许多具体问题。

其次，我得感谢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真诚合作。我特别赞赏他们为发展中国科幻事业的那种奉献精神和不为短期经济利益所引诱的魄力。他们一方面努力普及科幻小说，另一方面，则力主出高质量、高品位的科幻小说，以提高中国科幻读者的阅读水平和鉴赏能力。

我还要感谢所有译者的辛勤劳动和合作。他们中有的有翻译出版过许多作品的经验丰富的译家，也有一些较为年轻的译者，他们的毅力和认真细致的作风是十分可贵的。这里，我特别要感谢毛华奋教授、江昭明副教授、教操廉副教授、吴国良副教授和我的同事白锡嘉和王丽亚两位老师。

翻译科幻小说有其特殊的难度。首先,译者得竭力跟上那些科幻小说大师纵横天地、驰骋宇宙的丰富的想象;其次,科幻小说的题材包罗宏富,涉及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不少则为尚未证实的推断的科学,正如严复老先生所言,“新理踵出,名目纷繁”,而“自具衡量,即义定名”则殊非易事。“一名之立,旬月踟躇”是确确实实的经验之谈。这六大册数百篇科幻经典之作,出自数十位译者,讹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我要感谢我妻子陆平在我翻译编辑《科幻之路》的过程中给我的支持和帮助,使我克服种种困难,才得以完成规模如此大的一项工程。我也要感谢我的女儿陆易,她虽远在大洋彼岸,但时时给我精神上的支持。

1996年10月16日(初稿)

1996年11月23日(修改)

英文版前言

[美]詹姆斯·冈恩

—

由于大量科幻杂志的出版,也由于一些作家,尤其是 H. G. 威尔斯的作品问世,科幻小说这一文学样式在 20 世纪初初露端倪。可是,直到那时为止,科幻小说只是对科技和社会发展产生一些零星的影响。

科幻小说的起源至少可追溯到玛丽·雪莱影响深远的关于人造生命的那部哥特式长篇小说、纳撒尼尔·霍桑的科学寓言、埃德加·艾伦·坡的奇妙的旅行和轻松愉快的推测,以及儒勒·凡尔纳的《奇异的旅行》……

威尔斯看到了科学技术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中心,并把人类看作是一个种族,而且是一个生存并不安全的种族。他善于探索,又有艺术才华,把一种新小说早期出现的一些零零碎碎的因素融合起来。威尔斯被誉为“现代科幻小说之父”,是当之无愧的。

威尔斯当然没有把自己的小说称为“科幻小说”;他写的作品叫做可以“一口气读完的科学小说”或“科学传奇故事”。雨果·根斯巴克在 1929 年给这一新的文学样式取名为“科幻小说”,从此,这一名称就沿用下来了。

《科幻之路第二卷:从威尔斯到海因莱恩》是多卷科幻小说选的第二卷^①;其目的是追溯科幻小说这一文学样式从其先驱开始到今天出版的书籍和在杂志上刊登的作品的演变历史。在《科幻之路第一卷:从吉尔伽美什到威尔斯》中,曾谈到了科幻小说的定义:

科幻小说是文学的一个分支,它描述变革对生活在现实世界里的人们所产生的影响,因为科幻小说可以描写未来,也可以描写遥远的地方。科幻小说所关注的是科学和技术的变革;科幻小说所涉及的事件,其重要性大大超过个人或社会的意义。在科幻小说中,往往是整个文明或整个种族处于危亡之中。

《科幻之路》第一卷表明,人们只有在学会用新的思维方式思考之后,才能写出科幻小说;这些新的思维方式包括:1. 人们必须学会把自己看作一个种族,而不仅仅是一个部落、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国民;2. 人们必须对人类的命运和宇宙的本质——包括宇宙的诞生和毁灭,抱有一种开通的看法;3. 人们必须去发现未来,而且由于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革新,未来不仅不同于过去,也不同于现在。

第一卷中的作品主要涉及的是上述第三个前提条件:即发现未来,以及科学和发明是怎样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对生活的看法,而且这种改变是无法逆转的。对未来的发现和对人们思维方式的改变又怎样激发了一些作家开始创作出科幻小说。第一卷中的作品表现了人类怎样由于自己世界观的变化而改变了人类世界。人类诞生在宇宙中;然而对人类而言,宇宙却是神秘的和不可知的,在各种自然力量之中,人类又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然后,通过科学,人类开始逐渐认识到,宇宙是可知的,并从对巫术的依靠和对万能的神的屈从到逐渐摆脱自然的绝对统治而获得一定的独立地位。

慢慢地,人类认识到,通过利用自己的头脑了解自然、改造自然,人类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工业革命这个例子就说明了这一过程。把化学能转变成电力,并把电力创造性地应用到人类的各种工作中去;这一切表明了技术怎样转化为社会变革的这一过程。

一些作家对人类生活中出现的新生力量作出了反应。但是,在詹姆斯·瓦特发明了电几乎一个世纪之后,人类对这个新世界的认识和对宇宙新的思维方式才在小说中有目的地有所表现。如果人类的未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不是屈从于残忍的神的意志或慈善的神的恩赐,人类就应认真考虑当前那些将对未来产生影响的种种因素。

这就是科幻小说。

但科幻小说不仅仅涉及未来。科幻小说可以追溯到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这部著作对“人类”这个词的意义逐步扩大的过程作出了科学的解说,直至其意义涵盖了整个种族。把人类看作整个种族的观点,不仅是科幻小说的特征,而且是科幻小说的基本观点。

科幻小说的内涵如此丰富多彩,每一种定义只能包涵其本质的一个方面。因此,又把科幻小说称之为“想象的文学”,或“推测性文学”,或“变革文学”。

^① 当时,詹姆斯·冈恩教授《科幻之路》还只编了三卷;后来编了第四卷。直至1994年开始,他才续编了第五卷《英国科幻小说》。第六卷《世界科幻小说》目前尚在编辑中,中文版编者已从冈恩教授那里获得部分已完成的手稿,并已开始组织人翻译。

对科幻小说也可下这样一个定义：科幻小说是关注人类这一种族的生存条件和命运的文学。

二

人类社会经历了从个体到家庭、部落、村庄、城市、地区、国家直至最近的国家联盟的形式。下一阶段的人类社会将是种族。在人类社会已经经历的各种形式中，任何人如果不是社会集团的成员，其人性就不会得到完全的承认。社会集团之外的人，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野蛮人；在最坏的情况下就是异族人，甚至不当人看。用种种不人道的手段对待这些不当人看的人，不仅是容许的，而且是正当的：抢劫、奸淫、残杀或奴役。对集团外的人发动战争，不管以什么理由，都是正义的；征服是为了扩大神圣的疆域——只有在这块疆域内，才有明智和善良，才有“人性”的存在。

任何时期的文学都是为了满足社会形势的需要。在部落时代，民间故事叙述了部落的诞生及其怎样经历水灾、瘟疫和战争而生存下来。在城邦时期，史诗叙述了英雄们怎样创建了城市或抵御了入侵，他们又怎样赢得神的恩宠，并向神为民请愿；有时，英雄们也为民献身。在宗教时代，宗教剧阐释教义，提醒观众神性的地位和作用；文学则是解说善恶，告诉读者如何获得超脱，如何发现神的意志并使自己的言行与神的意志一致以获得拯救。在民族主义时代，小说叙述了战争的胜负。在个人主义时代，小说中的集体感完全消失了，其所关注的是发现自我，以及个人的冒险，而不是文化英雄的胜利；有时，这类小说所关注的是发现事物悲剧性的一面。

在世纪之交威尔斯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中，其关注的中心是种族。在那个时代，其他作家还在描写个人小小的悲剧或不幸者的社会悲剧时，《时间机器》和《星际战争》则涉及了全人类的命运。这些在文学画布上划出的大手笔及其想象丰富的故事情节，把威尔斯的科幻小说和他后期的乌托邦小说与他的所谓的喜剧区分开来；他的三部百科全书式著作，即《世界史纲》（1919）、《生命的科学》（1930）和《人类的劳动、财富和幸福》（1931）也表现了和他的科幻小说同样通达的观点。

三

科幻小说是建立在威尔斯早期那些优秀的小说的基础之上的，但科幻小说的一些基本的特征在其各种形式中逐渐得到体现，却是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由于科幻小说丰富多样的形式，因而往往很难对科幻小说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叙述谋杀故事的侦探小说有情节，西部小说有场景；科幻小说两者都没有。科幻小说可以包涵各种各样离奇曲折的情节，包容所有的时空——从任何事物的开端到其结束，从无限小的物质到无穷大的宇宙^①。

^① 因此，约翰·坎贝尔曾说，所有的其他小说，包括主流文学的小说，都只能算是科幻小说的分支。（原注）

而且,科幻小说随心所欲地采用其他文学样式的模式以适应自己的目的——冒险小说或爱情小说。甚至科幻体育小说也并不罕见,而科幻西部小说更盛行一时——在这类小说中,孤胆英雄坐的马被火箭飞船所替代,他手中的左轮手枪被那种能喷出致命气体的喷气枪所替代。《银河》杂志的创始人 H. L. 戈尔德不得不在他的杂志上刊登广告,申明他的杂志决 not 发表这类小说。有好多年,已故的约翰·坎贝尔坚持认为不可能写出科幻侦探小说,因为科幻侦探小说包含了无限的可能性,这样的小说对读者智力的考验是不公平的。但艾萨克·阿西莫夫以《钢铁洞穴》(1954)、《赤裸的太阳》(1957)^①和至少一集短篇小说《阿西莫夫侦探小说选》(1968)^②证明约翰·坎贝尔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科幻小说有时采用这种模式,有时采用那种模式,看起来似乎都非常自然。艾萨克·阿西莫夫根据自己关于科幻小说的定义,把 1926 年之后的现代科幻小说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1926—1938 冒险科幻小说为主;1938—1950 科技科幻小说为主;1950—1965 社会科幻小说为主;1965 之后风格科幻小说为主。尽管名称互相不太对应,但对有关资料进行分类还是相当有用的。定义的问题是把一种文学样式的特征与其叙述故事的手段分割开来。在科幻小说的领域里,传统的定义是以题材来划分的:即科幻小说是关于科学、技术或变革之类的小说。但也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对科幻小说下定义,即以对科幻小说的看法下定义。

在宗教信仰时期,人类为了来世,必须压制世俗的欲望;个人问题不是去发现自我,而是怎样使自己成为一个理想的基督徒。从宗教信仰时期逐渐过渡到个人主义时期。新教改革使每个人都有权以自己的理解来解说圣经。科学的发现为世界的创造提供了新的解说,不断加速的技术发展破坏了提供传统解说的旧的社会秩序,从而使每个人不得不去发现自己。

在个人主义时期出现的小说,不再对宗教信仰提出疑问,而是对个人提出疑问:他或她是要活着还是去死,是会成功还是会失败,是去获得爱情还是失去爱情,是去发现事物的真实本质,还是依然无知无识。在康拉德、詹姆斯和本涅特^③这些作家之中,威尔斯所关注的问题看起来不仅有点儿出格,而且也不属于文学的范畴。

四

《时间机器》(1895)和《星际战争》(1898)在许多方面是非同寻常的小说,小说所关注的

① 阿西莫夫的机器人科幻侦探系列小说第三部《黎明世界的机器人》,足足让读者等了 30 年后,才于 1983 年问世。仅仅两年之后,第四部续集《机器人与银河帝国》很快又和读者见面了。遗憾的是,阿西莫夫未能完成这一系列就与世长辞了。从第四集的结尾可以看出阿氏有意续写下去。《赤裸的太阳》、《黎明世界的机器人》和《机器人与银河帝国》已有缩略的中译本,见郭建中主编的“世界科幻名著译丛”,浙江科技出版社 1992 年 12 月第一版。

② 除《阿西莫夫侦探小说选》外,阿氏还写了不少其他科幻侦探小说,如《黑螺夫们的故事》(两集)和《授权的谋杀案》;他的机器人科幻侦探系列小说(包括《钢铁洞穴》、《赤裸的太阳》、《黎明世界的机器人》和《机器人与银河帝国》)以及《我,机器人》、《其他机器人的故事》等都是科幻侦探小说。

③ 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英国小说家,当过水手、船长,作品大多描写其航海生活的经历,代表作有《水仙号上的黑家伙》、《黑暗的中心》等。亨利·詹姆斯(1863—1916),美国小说家、评论家,晚年入英国籍,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一位妇女的画像》(一译《贵妇人画像》)、《鸽翼》、文学评论《小说的艺术》等。阿诺德·本涅特(1867—1931)英国小说家、评论家,写过许多以家乡五座工业城镇即“五镇”为背景的小说,主要作品有《五镇的安娜》、《老妇人的故事》、《克莱汉格》等。

中心问题是人类的命运,而不是某一个人的命运。在威尔斯《星》这样的小说中,整个行星的命运被置于前景之中,个人的存在几乎看不到。即使在《新加速剂》这样背景狭窄的喜剧性小说中,其所关注的不是发明家的成功或失败,而是不断地提醒读者关于这一发明潜在的社会意义,包括故事末尾对科学家不负责任的巧妙的讽刺。

E. M. 福斯特的《机器停止运转》这篇小说,很明显所关注的是全人类,小说结尾假设其破坏是普遍的。甚至冒险幻想小说《在火星的月亮下》及其续集中,涉及的也是火星上许多种族和这颗行星的历史,以及由于大海的蒸发和空气的消失人们如何奋力拯救残余的文明和这颗行星本身。梅里特的《峡谷里的人》描写了一个比人类更为古老的种族,面对这个种族,人类显得完全无能为力。《半人半鱼之神》和洛夫克拉夫特的其他恐怖小说是根据神话创作的有关古代的诸神及其与当代男男女女的关系。伦敦的《天外来鸿》描写了一个人发现了一艘异星人的飞船,但其隐含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他个人的命运。这种分析可以适用于本集中的每一篇小说。

如果小说的含义没有全人类的意义,或这种意义表达得不充分,那就不能称之为科幻小说,而最好叫其他什么小说。也许,那是一篇爱情小说,只不过其背景与一般爱情小说不同而已;或者可以是一篇冒险小说、一则寓言、一个道德小故事或是一篇人物速写。这种对全人类意义的强调和态度,也许可以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对60年代中期出现的“新浪潮”有那么多分歧的看法。

不管这种把全人类看作一个种族的观点是否可能成为科幻小说的基本要素,但这种观察方法至少可以说明科幻小说的某些特征。例如,英国评论家、作家和文选编者埃德蒙·克里斯平就用科幻小说的这一观点帮助说明人物处理的问题。他把科幻小说称为“种族小说的起源”。他这样写道:

科幻小说对人类的基本估价是,只是各种不同的动物中的一个种群,和其他动物共同生活在这颗行星上。以此为前提,就不难看出,在科幻小说中,个人的地位是微乎其微的。把整个人类看作一个种族这样一个胸襟开阔的观点,就不容许我们对包法利夫人或施特雷塞或利奥波德·布卢姆的命运看得太认真,如果我们采取这种立场的话。^①

不管怎么说,在20世纪最初的40年里,科幻小说提出了以前从未提出过的问题:人类将会进步还是倒退?人类社会的形式会改变吗?人类能生存下去吗?

在1926年出现了第一种科幻杂志后,尤其是在30年代科幻杂志蓬勃发展的时代,读者队伍不断扩大,并出现了专业的科幻作家。这时,以上这些问题开始归类:旅行、异星人、过去、未来。

许多早期的科幻小说是这样或那样的旅行记。采用旅行记这一形式的目的是为了小说中描写的奇异的生物或域外文明以及所发生的事件有可信度。在“种族消失”的小说中,

① 见《时代文学增刊》,1963年10月25日。(原注)《包法利夫人》(1856)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居斯塔夫·福楼拜(1821—1880)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代表作。斯特雷塞是亨利·詹姆斯长篇小说《外交家》(一译《使节》,1903)中的人物。利奥波德·布卢姆是现代爱尔兰著名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的名著《尤利西斯》(1922)中的人物,是一家报馆的业务承揽员。